

功能翻译理论与薛范 翻译英文歌的补偿手段

□刘 嫻 赵友斌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0054]

[摘要] 从功能翻译理论角度探讨薛范先生翻译英文歌的补偿手段, 并从类比补偿、换位补偿、融合补偿、分解补偿四方面赏析一些例句, 得出: 译配者在译歌时应当灵活运用多种补偿手段来达到翻译目的。

[关键词] 补偿; 翻译; 功能理论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09)01-0074-04

功能翻译理论的翻译原则主要是目的原则和忠诚原则。目的原则即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莱斯和弗美尔都认为: 目的原则是翻译中的最高原则。诺德为完善功能翻译理论提出了忠诚原则, 其一, 译者要对读者负责, 要“必须向他们解释自己所做一切以及这样做的原因”^[1]; 其二, 译文作者应“尊重原文作者, 协调译文目的合作者意图”^[1], 即翻译原则要尽量求得与原文作者的意见一致, 不能脱离原文作者的意图太远。可见这里的“忠诚”与对等论的“忠实”有区别: “忠实”是指原文和译文的对等; “忠诚”是兼顾好译者、原文作者和译文作者之间的多变关系, 是以翻译目的为核心的更高层次的对等。

薛范先生是我国卓有成就的音乐学家和翻译家, 曾为我国广大歌迷翻译过1800多首各国优秀歌曲。他的翻译目的很明确: 将外文歌曲的内容美和形式美介绍给中国听众。译文的功能也很清楚: 让中国人用汉语来传唱脍炙人口的外国歌曲。

翻译手段是为翻译目的服务的, 那么薛范先生在翻译英文歌时用的是什么翻译手段呢? 薛范先生曾说过: “我认为歌曲是否可译, 关键在于我们以什么标准去衡量。如果以传达歌词的涵义、意境、意象之美和形式美为标准, 那么大多数歌曲都是可译的; 如果以传达歌词的语音、音韵美为标准, 则所有的歌曲都是不可译的。但是, 失之东隅, 收之桑榆, 对于外文的语音和音韵的损失, 我们可以通过

汉语诗词的语音和音韵来加以补偿。如果说, 翻译总有所失落的话, 那么, 好的翻译作品在失落的同时还另有所得, 这个“得”就是译配者的二度创作所创造的艺术价值。”^[2]这番话充分体现了补偿手段是他译外文歌曲的不可或缺的方法。下面笔者以薛范先生翻译的若干英文歌为例, 来看看补偿手段如何为翻译目的服务。

Newmark认为^[3], 补偿主要用来弥补译文在语义、声音效果、修辞及语用效果等方面的缺损, 而且译文可以在不同于原文的语句中再现这种效果。Hervey 和Higgins更是明确地提出过有关补偿的四种形式^[4]: 1) 类比补偿(compensation in kind); 2) 换位补偿(compensation in place); 3) 融合补偿(compensation by merging); 4) 分解补偿(compensation by splitting)。笔者认为薛范先生的译歌补偿手段也主要由这四方面组成。

一、类比补偿

根据Hervey和Higgins的观点, 类比补偿就是在译语文本中运用与原文相当的语言手段, 以再现原文效果。正如黑格尔所说: “音乐和诗有最密切的联系, 因为它们都用同一种感性材料, 即声音。”^[5]歌词作为音乐文学的一种, 从诗歌中划分而来, 其内在的构成方式仍然保留着诗歌艺术的某些特征。在诗歌中会运用一定的修辞手段去增加语言美感, 以

[收稿日期] 2008-10-22

[作者简介] 刘嫻(1973-)女, 硕士, 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 赵友斌(1962-)男, 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便有效地传达情感。而歌词中也常用双关、押韵等修辞手法来展现声音之美。

例1 Doe, a deer, a female deer. Ray, a drop of golden sun. Me, a name I call myself. Far, a long, long way to run. Sew, a needle pulling thread. La, a note to follow "sew". Tea, a drink with jam and bread that will bring us back to "Doe", o,o,o.

译文：“多”好朋友多呀多，“来”快来呀来唱歌，“咪”看脸上笑咪咪，“发”要发出光和热，“锁”能拴住门和窗，“拉”是用力往回拖，“西”那太阳往西落，回头我们又唱“多”！哦，哦，哦。

以上是音乐电影《音乐之声》中家喻户晓的一部分。原歌词借助与音符发音相近的英语词来帮助孩子们记忆。例如：“1”的发音和英语中的doe（母鹿）相近，“2”的发音和英语中的ray（光线）相近，等等。这是修辞中谐音双关的用法。但在汉语中，我们绝不会从“母鹿”联想到“1”，也不会听到“2”的发音而想起“光线”，因此将原词直译出来是毫无意义的。薛范先生的处理方式是以音补义，通过“多”、“来”、“咪”、“发”、“锁”、“拉”、“西”来对应原歌词的Doe、Ray、Me、Far、Sew、La、Tea；再将这些词组成句子，使读者能用汉语的方式来记忆音符发音。译者虽然牺牲了语义上的对等，但从声音效果和语用效果等方面进行补偿，最大程度上接近了歌词原作者的意图。

例2. (My Heart Will Go On) (I) Every night in my dreams I see you I feel you, that is how I know you go on. Far across the distance and spaces between us, you have come to show you go on. (II) Love can touch us one time and last for a lifetime, and never let go till we're gone. Love was when I loved you, one true time I hold to, in my life we'll always go on.. (III) Near, far, wherever you are, I believe that the heart does go on. Once more, you open the door and you're here in my heart and my heart will go on and on. You're here, there's nothing I fear and I know that my heart will go on. We'll stay forever this way. You are safe in my heart, and my heart will go on and on.

译文：（心儿永远昂扬）1）每夜我总梦见你来到我身旁，依旧如同往常一样。尽管你我中间相隔遥远渺茫，你仍向我述说梦想。2）我俩一朝相恋就终生依傍，白头到老啊情意长。回想当时甜蜜，每一刻都难忘，相约终生一路同往。3）无论你身在何方，我相信心儿永远昂扬。盼你再叩我心房，只要

有你在我心上，我的心啊永远昂扬。你在，我就不会恐慌，我的心永远热烈跳荡。我们同在，就这样，你安然在我心上，我的心儿永远昂扬。

好的歌词，从形式上看，象韵律诗一样，有整齐的用韵，拿来吟诵，有醉人的美感。《泰坦尼克号》电影主题歌主要押[ɔ:n]尾韵，带此音的词有on和gone，此韵是开口韵，发音响亮，利于感情的抒发。另外还有across, distance, spaces与us、time与lifetime、here与fear、more与door及stay与way等词用韵作为补充，尽显悠扬婉转。译文把握了原歌词以韵抒情的语言手段，用一韵补多韵的方式，押开口音ang韵，和原文主韵很相似，带此韵母的字有：“旁”、“样”、“茫”、“想”、“傍”、“长”、“忘”、“往”、“方”、“扬”、“上”、“慌”、“荡”等等。其中译者为了保持相同的尾韵还舍弃第二段中“and never let go till we're gone”的表面语义而补偿为其深层语义“白头到老啊情意长”。第三段中“door”处理成“心房”也是如出一辙。总体看来，无论歌词原文还是歌词译文唱起来都铿锵有力，同时两种歌词与旋律的结合也很完美，即从最初的平缓到激昂，再到缠绵悱恻的高潮，一直到最后荡气回肠。薛范先生用一韵到底去弥补多韵交换，保证了原文和译文的殊途同归之妙。

二、换位补偿

Hervey 和Higgins认为，换位补偿即译文在不同于原文的位置再现相同的效果。笔者看来，换位补偿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既可指对译中的词性转换和词序调整，又可指对译中的句序调整。

例3.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skies are blue, and the dreams that you dare to dream really do come true.

译文：仰望绚丽的彩虹，蓝天高，美梦，谁只要敢做梦，总能盼得到。

上例是歌曲《飞跃彩虹》(Over the Rainbow)中的一句。“over”本是介词，在歌词原文中和“over the rainbow”搭配构成状语。薛范先生在歌词译文中将“over”转换成形容词“高”，可谓独具匠心：因为原文“blue,” “true”押[u:]韵，译文将“高”置于分句末，就与“到”呼应起来补偿原文，再现了原文作者强调押尾韵的效果。

例4. Mem-ies good days bad days, they'll be with me always.

译文: 无论喜怒哀乐, 回忆终生伴我。

上例选自歌曲《了解你, 了解我》(Knowing Me, Knowing You)。“Mem-’ies good days bad days”这句受限于旋律而省略了“Memories”中的一个音节和介词“of”及连词“and”(完整形式为“Memories of good days and bad days”), 该独立句是第二句“they’ll be with me always.”中“they”的同位语。这一句体现了歌词高度的概括性和强烈的音乐性。如果直译为“对于好坏日子的记忆, 它们将总是和我一起”, 则不能配合旋律。薛范先生将“回忆”的词序调整至第二句主语位置, 其留下的空缺由“无论”来填补。经过如此处理之后, 歌词原文译文都是以六个音(节)对应旋律, 异曲同工。

例5. Live free and beauty surrounds you, the world still astounds you, each time you look at a star.

译文: 当你向星空中眺望, 你周围多美好, 世界仍令人向往。

上例选自歌曲《生来自由》(Born Free)。在确定“Live free”与后面句子的逻辑关系不够紧密而省译后, 译者眼中的歌词原句由三个分句构成, 前两个分句是并列关系, 第三句与它们构成时间状语关系。其中第一个分句里还反映了英文句型的典型特点: 用抽象名词(如句中的“beauty”)作主语。薛范先生在翻译时首先根据汉语句子铺排的时序律, 将原文的第三句调整到译文的第一句, 形成第一个以“你”为中心的视点; 接着视点开始由“你”而延展到“你周围”, 顺势就解决了汉语里很少用抽象名词作主语的难题; 最后视点扩充到“世界”。译者虽然牺牲了歌词原文的并列关系, 但补偿了更符合汉语“散点认知”的递进关系, 显然他考虑到了读者需求。

三、融合补偿

在Hervey 和Higgins看来, 融合补偿就是译文将原文多个特征融合在一起。笔者认为, 该定义的实质就是译者在翻译时可打破以句子为单位的局限, 或以意群为单位, 综合各特征进行句子重组; 或以全文的基调为核心进行再创作。可见融合补偿既可运用于原文局部又可运用于原文全部。

例6. If the sky opened up for me and the mountains disappeared, if the seas ran dry, turned to dust, and the sun refused to rise.

译文: 纵然是天塌地又陷, 崇山峻岭变平滩; 纵

然是江河全枯干, 旭日埋没在地平线。

上例选自电影《卧虎藏龙》主题歌《前世缘》(A Love Before Time), 是开头几句。英语歌词显然取意于“汉·乐府”郭茂倩的《汉铙歌》: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水枯竭。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薛范先生在翻译时更多的是基于《汉铙歌》中“海枯石烂”的文化意象, 将其特征融合到译文中, 所以增加了“地又陷”去对应“天塌”, 转义“disappeared”为“变平滩”, 省略了“turned to dust”而保持“江河全枯干”意象。其目的是尊重汉语文化传统, 以引起译文读者的共鸣。

例7. A dream is a wish your heart makes when you’re fast asleep. In dream you will lose your heartaches; Whatever you wish for, you keep. Have faith in your dreams and some day your rainbow will come smiling thru, no matter how your heart is grieving, if you keep on believing, the dream that you wish will come true.

译文: 心中憧憬化为美梦, 来, 漫游梦中, 你再不会伤心哭泣, 在梦中有歌声、笑容。只要你对梦有信心, 你一切努力会成功, 无论你心里多少悲痛, 请相信你的梦境, 幻想一定化彩虹。

上例是动画片《灰姑娘》插曲《心中憧憬化为美梦》(A Dream Is A Wish Your Heart Makes)的全部歌词。对比原文和译文我们能发现, 薛范先生把握好了原歌词表达的基调, 即身处逆境而依旧不放弃梦想的乐观心态。在此基础上他并没有拘泥于原文句与句的束缚, 而是把原文捣烂揉碎后进行二度创作。其间“中”“容”“功”“痛”“虹”等字押韵使得歌词译文象原文一样与旋律水乳交融。

四、分解补偿

Hervey 和Higgins给分解补偿下的定义是“译文将原文较短语句的含义和特征化入译文较长的一段话中。”笔者在此只是认同他们对分解补偿的归类, 但是鉴于英语“形合而多长句”和汉语“意合而多短句”的具体特点, 将其定义改成“译文将原文较长语句的含义和特征化入译文较短的几句话中。”

例8. There’s a rhyme and reason to the wild outdoors when the heart of this star-crossed voyager beats in times with yours.

译文: 游子渴望回归, 尽在情理中, 风雨后,

和你久别又重逢,两颗心跳动。

例9. There's time for everyone, if they only learn that the twisting kaleidoscope moves us all in turn.

译文:天地间变幻无穷,有如万花筒,翻过来它又转回去,有枯也有荣。

上述两例选自歌曲《今夜是否感到恩爱》(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众所周知,英语句型呈空间立体布局,以SV为中心主干进行全句的空间搭架,英语句子靠连词连接,句子之间的内部关系靠连词来指示。因而句子语义层次分明,显性形态标记准确清晰。英语歌词的句子长度一般比正式文章中的句子长度要短,但其间也不乏对于对应的汉语歌词来说较长的句子。在例8中,光单词就是21个;如果按一个音节对应一个音符,那么音节是26个(rea-son、out-doors、star-crossed都是一分为二,voy-ag-er是一分为三)。对于这个由连词when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薛范先生选用了汉语的分句平行铺排结构,译文按时间事理顺序平行铺排,结构轻短松散,各分句间以意相连。“游子渴望回归,尽在情理中”主要是呼应原句所表现的“在大千世界里找到知己从而有了归属感的喜悦”;“风雨”译出了“the wild outdoors”的引申语义,“后”回应了原文时间状语从句的特征;“rhyme and reason”属头韵法,而译文里“尽在情理中”、“两颗心跳动”两分句不仅字数相等而且还押相同尾韵。从以上分析可见,薛范先生成功地将原文较长语句的含义和特征化入译文较短的几句话中。在例9中,“the twisting kaleidoscope”属隐喻法,形象地说明了“风水轮流转”,而这一思想的传递是由“if”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来体现的。如果直译成“人人都有得意时,只要他们知道风水这一翻转的万花筒轮流地主宰着我们”,不仅读起来不符合中文句法结构,而且更不方

便歌唱。薛范先生仍借助分解补偿的手段,“天地间变幻无穷”在原文中并无相对应的字句,但却是全句要旨的总结,同时它还为将隐喻转换为明喻作了铺垫;“有枯也有荣”是将明喻的引申语义补充出来。总体说来,薛范先生充分利用汉语句子常可省主语的特点,注重译文线性的流动,不滞于形而以意统形。他在更高的层面实现了对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忠诚。

五、结 语

总之,薛范先生在译歌时灵活运用的上述各补偿形式,实践了功能翻译理论的目的原则和忠诚原则,使“翻译活动、翻译目的和原文作者的目的一致,从而也使得译文和原文功能一致。”这很值得其他歌词译配者借鉴。

参考文献

- [1] 仲伟合, 钟钰. 德国的功能翻译理论[J]. 中国翻译, 1999(3): 3
- [2] 薛范. 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38.
- [3] NEWMARK 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New York: Prentice Hall, 1988: 90.
- [4] HERVEY S, HIGGINS A I. Thinking Translation, A Course in Translation Method: French-English[M]. London: Routledge, 1992
- [5] 黑格尔. 美学(第三卷.上册)[M]. 北京: 商务出版社, 1979: 340.
- [6] 文军, 马步宁. 当代翻译理论著作评介[C].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 259

On Xue Fan's Compensation Methods in Translating English Songs

LIU Chang ZHAO You-bin

(Univ.of Elec.Sci.& Tech.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explores Xue Fan's compensation methods in translating English songs from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and views this issue in terms of compensation in kind, compensation in place, compensation by merging, compensation by splitting. Some typical examples are analyzed in depth. Conclusion is then reached that those compensation methods should be applied and combined flexibly by song translators to serve their translation purposes.

Key words compensation; translation; functional approach

编辑 刘 波